

20240729 贾秀清 等 | 传媒艺术学学科人工智能转型的趋势与路径研究

https://mp.weixin.qq.com/s/YI_J7oX0XVEIH2J5DdCbPg

原创 贾秀清 等 现代出版

2024年07月29日 11:00 北京

内容摘要：

人工智能时代，技术从底层走向端口，各类艺术形态趋于传媒化的互相兼容，并融汇成跨学科跨领域联通的知识体系，驱动传媒艺术学学科驶入新一轮“大航海时代”。纵观传媒艺术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技术在机械、电子、数字、智能等方面，由隐性到显现地作用于传媒艺术，深刻影响其形态和传播方式，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传媒艺术带来新质生产力，也推动了学科知识体系及其内涵的重构。在此变革下，自觉把握这一学科“地理大发现”的挑战与机遇，尽早预判和发现传媒艺术学学科“新大陆”，从人才底层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反拨可能出现的学科“殖民”现象，在已来的未来技术情境中开掘传媒艺术学学科建设的路径，对中国传媒艺术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创新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战略意义。

//目录

一、传媒艺术与传媒艺术学

- (一) 传媒艺术的内涵与历史演进
- (二) 传媒艺术学范围与学科发展

二、人工智能时代传媒艺术学学科的发展趋势

- (一) 技术从底层走向端口，传媒艺术学学科架构逻辑趋向人机关系的把握
- (二) 各类艺术形态百流归海，传统艺术学与传媒艺术学边界消融

三、人工智能时代传媒艺术学学科转型的多维审思

- (一) 理解人机共创新生态，积极探索学科“新大陆”
- (二) 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规避学科被“殖民”的风险

四、传媒艺术学应对未来的转型路径

- (一) 落地跨学科教育，智能技术逻辑贯穿全程
- (二) 大类培养，打破学科壁垒和职业分工
- (三) 回归艺术本质，塑造人才原始创造力

五、结语

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迭代升级速度深刻影响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艺术作为从古至今人类表达与交流的最高形式，也因技术的变革而出现更多可能与走向，尤其是因技术而生、因技术而迭代的传媒艺术面对人工智能的强势渗透更是率先提出了重新定义特性、构建美学的诉求。立足传媒艺术实践，观照人工智能带给传媒艺术的机遇和挑战，研究作为中国特色文艺理论知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传媒艺术学学科之转型路径，不仅是对时代之问的回答，更是对未来文化传承与国力比拼中人才定位的思考。

一、传媒艺术与传媒艺术学

（一）传媒艺术的内涵与历史演进

艺术的表达离不开媒介的支撑。艺术的形态变革首先是媒介的变革。由特定媒介的特定材料所规定的语言方式及内在规律来传达思想情感的艺术族群曾长期构成艺术的全部形式和内容，如音乐、舞蹈、绘画等。但“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大众传播的勃兴、大众文化与现代性的塑成，人类艺术发展的长河终究出现了分流”。伴随着摄影技术从静态到动态的迭代，由摄影艺术、广播电视艺术、电影艺术、新媒体艺术组成的“传媒艺术”呼啸而至。传媒艺术在创作、传播、审美层面具有艺术的共性特征，但又有着鲜明的科技性、媒介性和大众参与性，并随着技术门槛的不断降低渗透进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一跃占据了人类艺术的主导地位。以科技发展为线索，传媒艺术的发展历程呈现出三大方向：

一是以摄影和早期电影为代表的机械传媒艺术方向。自“达盖尔照相法”问世以来，照相技术迅速发展，它以现代物理和化学为理论基础，宣告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1895年法国奥古斯塔·卢米埃尔（Auguste Lumière）和路易斯·卢米埃尔（Louis Lumière）兄弟制造出的活动摄影机集影像拍摄、冲洗和投映功能于一身，创造出《工厂的大门》《火车进站》等纪实动态影像，在标志着电影诞生的同时，也让传媒艺术从破茧而出走向了快速成熟。“艺术挑战了科技，科技又启发了艺术。这是一种阴阳的关系。”媒介技术催生摄影、电影形态，而摄影艺术、电影艺术的审美需要又不断挑战媒介技术、激发媒介技术创新。电影所经历的从黑白、无声到彩色、有声的变迁，从小银幕到宽银幕、IMAX、ScreenX乃至环幕、球幕的终端多样化，从二维、三维到立体、互动的成像效果，从卢米埃尔兄弟一镜到底的纪录片到罗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Flaherty）以来的民族志、直接电影、真实电影等纪录影像类型，从乔治·梅里爱（Georges Méliès）的杂耍式虚构影像叙事到丰富多彩的蒙太奇故事片类型，从让影像动起来到影像作为语言自由表达抒发人类的思想情感，技术和艺术两条线索就像双螺旋的媒介艺术DNA，生生不息，昭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也注定了相应的传媒艺术学学科从诞生之初对人才培养的复合型要求。

二是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传媒艺术方向。众所周知，正是电子技术及其产品的发明和发展催生了广播电视事业，由此揭开了传播史上的新页。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海因里希·鲁道夫·赫兹（Heinrich Rudolf Hertz）等奠定了电磁学的基础，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波波夫（Александр Степанович Попов）、伽利尔摩·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德·福雷斯特（Lee De Forest）、雷金纳德·奥布里·费森登（Reginald Aubrey Fessenden）等将其转化为无线电技术，并逐步将其应用于无线电广播。无线电以其独特的电磁波传输方式，奠定了现代通信技术的基础，其应用于广播技术，宣告了无线广播时代的来临。无线电技术的应用不仅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也为电视艺术的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20世纪初，电子电视开始逐渐取代机械电视。电子电视的问世标志着电视技术的一次重大革新。电子电视通过电子扫描和显示技术，能够呈现更加细腻、生动的图像，让电视艺术能够以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导向，不断创新艺术形式，并借助频道数量激增下的覆盖范围扩大，成为20世纪中后期主流的大众艺术形态，引发了以电视文化为主导的艺术生产、传播及审美方式的变革，也极大丰富了传媒艺术学学科的内涵。

三是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数字传媒艺术方向。1950年，本杰明·弗兰西斯·拉波斯基（Benjamin Francis Laposky）、赫伯特·W. 弗兰克（Herbert W. Franke）等人首先借助早期电子计算机等设备尝试创作绘画作品；1955年美国无线电公司制作出了电子音乐合成器MKI，将不同谐波的正弦波

组合起来形成复杂的声音；1959年GM公司与IBM公司设计完成世界第一台计算机绘图系统DAC-1，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伊万·萨瑟兰（Ivan Edward Sutherland）则设计出计算机绘图画板Sketchpad；1964年波音公司制作出世界上首个数字人形，之后CG（Computer Graphics，计算机图形学）广泛运用于游戏、动画、电影创作中，最终迎来了1977年以卢卡斯《星球大战》为标志的电影数字化革命；1999年迪士尼公司使用DLP（Digital Light Procession，数字光处理）数字放映机先后成功放映影片《泰山》《玩具总动员2》等5部作品，预示了电影全球同映时代的到来。与计算机图形图像及数字软硬件产品研发同步，互联网也开始萌动。从20世纪60年代最早的4台计算机相联服务于军事、科研需要到1991年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与罗伯特·卡里奥（Robert Cailliau）发布第一个互联网Web网页，人人互联、物物互联、人物互联的时代澎湃而来。1995年至1999年间，全球互联网头部公司谷歌、新浪、百度、腾讯、搜狐等纷纷成立，以计算机及网络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将机械和电子传媒艺术纳入其中，也重塑了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衍生出形态多样、内容丰富的网络艺术，数字摄影、绘画、电影及交互艺术等一系列新的表现形式磅礴涌出。这些艺术形式通过数字技术处理实现了创作、传播、接受的三位一体和互动参与，终结了艺术以点对面、从高向低单向流动的历史，非线性、以用户为中心的创作让艺术的世界趋向平面，在移动互联网的汪洋大海中，数字超工具与创作、5G与传播、VR与接收端等融合媒体的洪流冲击着艺术实践各领域间的壁垒，传媒艺术学学科各专业方向的边界也在被急促叩问。

（二）传媒艺术学范围与学科发展

正如吉尔·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所比喻的：艺术是香水，哲学就是香水的味道，艺术实践从出现的那一刻起就始终与艺术思想同行。在传媒艺术规模化发展过程中，成体系的相应理论研究也逐渐丰富，传媒艺术学应运而生。传媒艺术学是关于传媒艺术各样态共同的本质、特性与规律，起源与发展，创作、作品与接受，生产、传播与审美，地位、价值与功用，历史、社会与时代等一系列问题、原理与规律的学科；也是从艺术出发，并以传媒视角对艺术进行考察与总结的学问。传媒艺术学在2011年《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背景下成为独立学科，它弥补了一般艺术学理论对新兴媒体艺术差异性、独特性研究的不足，也将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新兴媒体艺术等具体领域的理论综合起来进行研究，总结出基于共同规律的学理法则，避免了各领域因过于特色化而各自为政、互相独立的局面。因此，传媒艺术学本身是具有交叉属性的学科，其架构不仅包含传媒艺术史论和应用研究，也以交叉研究为必要组成部分：一是艺术门类之间的融合研究，如在电影电视、美术、音乐、设计门类之间寻找共同理论基础；二是艺术与非艺术的融合研究，如将艺术学与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传播学等理论相结合，探索其在不同文化场域的表现形式、话语方式、价值功能。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传媒艺术的创作和传播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对传媒艺术学的研究必须与时俱进，积极吸收和整合新的理论和方法，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的学科体系。

二、人工智能时代传媒艺术学学科的发展趋势

1950年，艾伦·麦席森·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在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中提出了一种测试机器是否能够模仿出人的思维和行为的方法，这就是被公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原点的“图灵测试”。伴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计算机技术与科学、计算机工程、科学与艺术、数字媒体艺术等新学科也应运而生，且后来者居上，成为当代的显学。2023年2月，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一夜之间引得万树梨花开，艺术生产领域首先成为积极拥抱生

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先行者，传媒艺术学学科的发展走向也再次因技术而成为学界、业界关注的焦点。

人工智能在传媒艺术领域的应用不同于以往媒介技术的升级换代。面对既有的发展方向，生成式人工智能实现了快速全面覆盖，并且不止于传媒艺术，而是正在介入人类全部艺术活动，让传统艺术和媒介技术从过去的无关联、弱关联走向强关联。可以预见，未来人类所有的艺术都是传媒艺术，这是革命性、颠覆性的。一方面，传媒艺术既有的生产体系面临解构，创作规律、模式、审美有待重构，生产与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版权、隐私、安全等风险问题有待破解。另一方面，以人工智能工具为代表的创作手段，全面介入人类所有艺术活动，将传统艺术导入传媒艺术领域。如人工智能绘画、人工智能音乐、人工智能雕塑已不同昨日，而是如同电影、电视、互联网艺术那样，和传媒技术深度交融，具有了传媒艺术的属性。在史论研究层面，其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体系必然发生新构；在交叉研究方面，学科与学科间的界限和独立性必然进一步被打破；在应用研究中，艺术实践的融合创新和艺术价值的思考也必然成为学科建设的重点。立足当下人工智能与传媒艺术深度交融的可能，传媒艺术学学科的未来发展主要呈现出两大趋势。

（一）技术从底层走向端口，传媒艺术学学科架构逻辑趋向人机关系的把握

从机械复制到电子复制，媒介技术主要是以工具形态介入艺术生产。印刷术之于文学，摄影机、剪辑机之于影视艺术，与笔墨纸砚之于文学、美术在创作层面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它们依然是工具的存在。直至数字技术的出现，艺术创作与传播工具的分水岭才出现。数字工具因其底层的计算机图形图像学及计算机程序运算能力而具有了超工具能力，开启了人机共创的界面。但相较于传统工具，数字工具下的艺术创作仍然是以碳基生命为主导，其虽然具有超越以往工具的强大的辅助创作能力，比如计算机渲染通过程序辅助视觉内容的自动生成，但并不具备主体性，它只是完成了创作者的部分工作量，改变了创作流程而不改变创作语言与规律，如用压感笔、数字手绘板来画画，所运用的依旧是造型语言，所因循的依旧是造型规律。但是以计算机神经网络系统为基座的人工智能生成技术则预示着硅基生命向艺术活动中的碳基生命发出了挑战。

ChatGPT4.0、Sora 等人工智能大模型介入艺术创作的方式完全不同于一支笔、一张雕版、一台摄影机，而是类人脑思维那样的创作担纲，能够“模拟甚至复制人类的思考方式、创作过程和表达逻辑”。人工智能技术改变了艺术创作的底层逻辑，让曾经作为工具的媒介技术从底层向端口延伸，从工具向主体转换，从辅助向协作迁变，技术不仅作为底层逻辑发挥着媒介工具的作用，也在端口界面介入艺术活动流程。相应的技术美学价值也不止于追求艺术作品的精致、仿真，更在于理解并表达人类的思想、情感和创造力，即学会如何与人类合作。文学、剧作、绘画、音乐、动态影像等创作，在人工智能介入下，其语言规则、创作模式、艺术规律被彻底改写。这动摇了艺术千百年来积淀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也将重塑艺术思维及其规律。基于计算机神经网络的算法，模型将成为艺术创作主体的必要合作伙伴，艺术家只有训练出自己的创作习惯、风格、主题、形式相适应的端口模型，才能融入人工智能时代的艺术活动，才不至于被时代、被新的艺术范式所没顶。

可见，人工智能让技术的人化和人的技术化成为艺术活动的总趋势，“人机融创”也吹响了艺术教育彻底打破学科壁垒和分科教育思维的号角。因此，将人工智能理论、技术、方法作为支撑，积极适应艺术生态变化，通过推动科学技术对人才培养的深度渗透和创建跨学科理论体系，解决艺术活动中的现实问题，并前瞻性地引导相关行业的未来发展，已成为当下传媒艺术学学科建设的根本使命。

（二）各类艺术形态百流归海，传统艺术学与传媒艺术学边界消融

加拿大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指出：“一旦新媒体登上舞台，旧媒体就会成为其内容，新媒体则会成为旧媒体的环境。”印刷媒体让传统平面艺术成为其内容；摄影媒体让造型艺术成为其内容；广播、电影、电视媒体则可兼容各类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乃至让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成为其视听表现的主题及艺术类型；网络媒体则以其更加虚拟的比特性质使人类所有的视听、图文、表演等艺术形式成为互联网艺术的丰富类别。诸多媒介一方面与媒介技术同步呈现出历时性的延展轨迹，一方面又呈现为由新向旧兼容的共时性扩容格局，但无论其纵向延展或横向兼容，新媒介和旧媒介的根本区别只在于媒介材料的虚拟能力所支持的跨文本、受众参与、工具自动化程度，而其本质仍然是技术美学，亦即机械复制时代以来的传媒艺术生产属性：摄影、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传媒艺术，其本性并未脱离基本的艺术规律，仍然可以被表述为人类对“情感符号的创造”，抑或“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或者“按照美的规律所进行的创造”。传媒艺术各形态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媒介材料和相应把握工具的改变所带来的创作方式、传播方式、审美方式各环节上的流程再造。媒介技术的不断进化创造出丰富多样的艺术形态，刷新了人们寄寓艺术的期待视野；媒介功能的强化塑造了多层次的视听审美体验；媒体互相跨界杂糅的表达方式既重构传统，又开拓创新，不断衍生出新的传媒艺术形态。

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向艺术领域的快速渗透，彻底改变了传媒艺术的这一发展路线。传媒艺术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座，综合运用大数据、大模型、云计算进行跨语言、跨文本的智能生成式创作，不仅改变了作为语义的底层逻辑，也重构了作为语用的端口逻辑，智能传媒艺术由此呼之欲出。智能传媒艺术是通过个人计算机端口与智能大数据平台链接，借助计算机算力和人工智能模型，以创作主体的人机一体化、创作方式的模型生成化、审美传播的模因孳生化为特征的艺术形态群落。凭借计算机算力与机器学习模型，计算机网络联通社会、产业、家庭、个体等人类活动场域，形成全新的艺术创作与传播场景，剥落各类艺术形式的语言符号外壳，使智能传媒艺术可降维兼容所有艺术形态。从远古到当代，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都以机器学习的方式成为类人思考的人工智能。智能传媒艺术创作的过程不是主体以人机对话方式调取计算机的内存资料、数据，而是启发、培养机器通过学习、理解人类的思维与追求，创造出契合人类审美要求的作品。这一事实从根底上推动了传媒艺术学学科知识体系的变革，呼唤传媒艺术学学科自觉转向：理解人工智能创造的本质，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可能性基础上改变当下艺术类学科各自为政、区块分立的局面，构建融合学科视野中的传媒艺术新概念、新范畴、新话语和新方法。

三、人工智能时代传媒艺术学学科转型的多维审思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于传媒艺术领域，为其艺术创作与传播增添了新质生产力，但同时也带来了发展的风险和隐忧。15至17世纪，航海技术赋予人类越洋跨洲的行动能力，将人类文明带入地理大发现时代。它一方面建立起各大洲之间的联系通道，使人类不同的文明第一次出现了全球化大交流，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众所周知的文明大冲突甚至种族灭绝。如今，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成熟及普遍应用，将人类再一次带入了“大航海时代”。过去的每一次科技进步所解放的都是人的感官和肢体，如蒸汽机、无线电、视音频传输等解放了时空对人类感官、肢体和体能的限制，让人的眼、耳突破视听局限，肢体突破行动极限，而人工智能则是解放人的大脑以及和大脑相关的一切，也就是它在重新创世纪。人工智能在赋予人类一个类人助手的同时，也以具备思维能力的神经网络挑战人类的知识传承与创新生产，挑战人类文明的制度体系与伦理秩序。如果说航海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是地理大发现和文明大碰撞，那么人工智能的应用将带来物质大发现和知识体系大

碰撞。虽然世界各国相继开展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探索，加强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与应用，追求人工智能带给人类发展的福祉，但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国力、科技水平差距，也必然造成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差距，并最终决定人工智能“大航海”中物质大发现和知识创新力的胜负。知识体系决定学科范式，学科范式决定人才培养，而人工智能“大航海”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因此，开拓和发现新学科领域，调整人才培养范式，规避学科知识体系及价值体系“被殖民”的风险，重写学科建设逻辑框架，是人工智能大航海时代高等教育必做的第一道大考题。

（一）理解人机共创新生态，积极探索学科“新大陆”

人工智能催生了新质生产力，它改变的不仅是工具，更是人本身。人工智能可能导致学科知识体系、人才培养范式的坍塌和新学科方向的出现。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对知识传承及创新生产的底层逻辑彻底重写，学科既有的布局、专业方向定位及方向间的边界亟待重构。传媒艺术学学科现行的专业方向分类是依据传媒艺术创作的劳动力分布来设置的，如按电影、广播电视、数字媒体、动画等二级学科分门别类设置相应的制片、导演、编剧、摄影、美术、表演、声音、交互设计等方向，各专业方向精准对应传媒艺术生产流程各工口对人才专业能力的要求。但正如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2024 年 4 月 5 日在推特上发文所说的，“电影都将变成视频游戏，而视频游戏将变成某种好得难于想象的东西”。人工智能强大的计算速度、思维模型、学习能力及跨语言、文本生成的功能，将使传媒艺术学下诸多相对独立的专业方向所对应的工种很大程度上被以硅基生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整合。因此，应跳出固有的传媒行业生态，面向人才与新技术功能的深度融合，模糊学科方向边界，提炼各方向所需碳基生命的共性素质，重新定义学科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范式。另一方面，学科方向的叠合可能形成平面网络，从而造就人工智能大航海时代的“新大陆”。这些即将浮出水面的“新大陆”涵盖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后的传媒艺术新理念、新原理、新手段、新形态和新方法。如数字科技、艺术、创意的融合催生了数字艺术学学科；传输渠道、呈现形式、底层架构、生成模式的技术创新催生了数字传播和未来媒体；硅基主体与碳基主体的协作催生了传媒艺术复杂管理与知识产权、传播伦理研究。这预示了不再用已经确立的学科专业而是用研究应用的情境来确定知识的界限的趋势。学科“新大陆”的发现将指向传媒艺术人机共创生态的构建。

（二）厚植中华文化优秀基因，规避学科被“殖民”的风险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以云计算、海量数据库以及机器交互学习等为技术前提的内容智能生成系统，在艺术领域具有强大的类人思维和创作能力。就像大航海活动改变了人类文明进化的路线那样，人工智能“大航海”将彻底改变知识传承的模式，并改变知识的创新生产。谁掌握算法、谁训练出面向端口的应用大模型，算法和大模型中所凝聚的就是谁的文化、谁的知识体系、谁的思维范式乃至行为习惯、价值判断。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团队研发的大模型，其应用涉及的语料库、连接的数据库都是由具备一定文化背景的人研发和训练的，不可避免地带有研发者所处的文化体系和自身思维模式的烙印。因此语言模型或视音频模型的输出结果并非绝对客观中立，其中集聚着研发者的意志与其所处的区域国别的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鉴于人工智能技术在国外的研究起步早、发展成熟且因推广迅速而影响力大，其大模型开发所依托的文化背景、知识体系、价值判断也必然成为各国生成艺术创作的基础数据、语料和相应的思维方式，其叙事逻辑、画面内容生成可能都具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和符号指向，形成无形的权力体系，对应用者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产生影响。

当下，面对人工智能“大航海”，国内掀起的“百模大战”是对产品创新力、生态力和发展力的持续突破，也是对西方强势话语体系的一种修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体系的技术“种植”。传媒艺术学学科与人工智能碰撞，创作主体的人机一体化，创作流程的跨语言、跨文本生成化，传播方式的模因化，必然对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而新型人才的培养有赖于学科知识体系、专业范式的新构。不言而喻，忽视学科知识体系、教育范式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自觉革命，必将埋下未来人才思维与价值观被“殖民”的隐患，与地理大发现相伴生的文明间的残酷绞杀会以文化范式间的博弈而重演。

因此在传媒艺术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应加强内涵建设，避免简单照搬西方模式，警惕可能在学科领域出现的思维、知识、价值体系“被殖民”的潜在风险，通过在人才培养中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加强批判性思维和文化审思，提高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背后的文化偏向和意识形态的鉴别能力，保持我国传媒艺术学学科的文化自主性，使传媒艺术学学科有效支撑中国特色艺术学知识体系建构，提升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自信。

四、传媒艺术学应对未来的转型路径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人工智能的本质及迭代速度，更要求教育改革不能仅仅是被动回应，而应主动预判和积极创新。在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技术产业变革背景下，传媒艺术学学科更应重视人文与科技素养并重的知识体系构建、人机融创思维和能力并举的学科范式创新。

（一）落地跨学科教育，智能技术逻辑贯穿全程

在知识体系的发展历程中，科技与人文从来没有明确清晰的界线，当下流行的“数字人文方法”也并非新工具，而是长期隐而不显地被运用于艺术人文领域。只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数字人文方法开始呈现为一种“显学”，对艺术的生成、传播等产生深度影响。传媒艺术领域中，技术作为底层逻辑支撑者和端口创作者与相应的文化、情感、社会等诸多范畴深度融汇，在多元的学科领域形成交叉与对话。高校应积极应对，树立跨学科教育理念，以科艺融合为目标培养人才，探索更为广泛的新型艺术教育模式。

人工智能包含大量不同的子领域，从学习、推理、感知等通用领域到下棋、证明数学定理、写诗、驾车或诊断疾病等特定领域。人工智能这种可以与任何智能任务产生联系的普遍特征，要求传媒艺术学学科建设应首先以引导学生掌握并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为目的，加快增设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建立多学科交叉的培养体系。在保持原有学科与专业发展优势的前提下，增设数据可视化、互动艺术等专业，使学生理解和掌握前沿科技在艺术创作中的应用。其次，要坚持科技与艺术结合的教育理念，鼓励跨学科合作，汇聚来自艺术、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和学生，共同探讨和实践数字人文方法在传媒艺术中的创新应用，如人工智能生成艺术、虚拟现实电影、互动装置艺术等，探索智能技术与艺术结合的无限可能性。再次，应鼓励学生走出学校，走进行业企业，了解人工智能在传媒艺术中的应用开发情况，从而明确学习目标。高校也应通过进修、培训、交流等方式提升师生跨学科素养，使其了解最新的学术和行业动态，促进教育理念的落实和推广，为传媒艺术的未来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二）大类培养，打破学科壁垒和职业分工

在 2022 年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艺术学门类学科与旧版目录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学术学位由原来的 5 个具体领域类一级学科合并为艺术学。2024 年 1 月，国家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对艺术学学科范围做了更具体的划定，将艺术史论、批评研究等一般研究和特殊门类研究全部囊括在内。该目录的变动顺应和彰显了当下艺术的演进形态，有助于突破各学科壁垒，形成新的理论增长点。

在人工智能浪潮下，作为艺术学重要分支的传媒艺术也应借鉴母系学科的分类思路，构建综合研究的视野。首先，应超越单一的艺术形式，不局限于广播电视艺术学、电影学、数字媒体艺术等行业分支领域，从传媒艺术基础理论层面、交叉研究层面、提升传媒艺术整体的文化软实力战略层面开展重大理论命题研究，同时注意人工智能时代艺术理论的新研究模式（如机器深度学习和大数据的挖掘能力可以对艺术活动进行“远观”式的整体性研究），克服人类个体在主观选择、知识积累和理论视野方面的局限性，探索艺术史走向、艺术家风格、新的艺术评价标准等。其次，应摒弃完全按照职业分工设置专业方向的做法，不对策划、导演、编剧、录音、摄影摄像、舞台戏剧美术等具体岗位划分明确的边界，而是根据人工智能时代传媒艺术发展规律，按照艺术大类培养，以目的和问题为导向对各相关专业方向进行优化重组。同时，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增设新专业方向，如中国文化与智能模型、智能端口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设计等。需要注意的是，提倡超越传媒艺术具体分支领域进行大类研究，并不代表放弃原有分支领域的理论和实践，而是不固守相对独立的传统知识体系，既要探索传媒艺术各类型被科技赋能后的形态演进、传播特征和审美要素，也要跳出单一领域，看到传媒艺术的整体性趋势。同样，跳出职业分工设置专业方向并非否定单一岗位专业能力的重要性，而是要在掌握人工智能创作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人机合作适应能力、跨界协作能力。

（三）回归艺术本质，塑造人才原始创造力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突破，传媒艺术的创作效率得到大幅提升，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不取决于外在形式带来的“惊颤”和具身体验，而在于通过驾驭技术准确表达思想、情感，构建启人心智的叙事。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算法、模型、规则等创作艺术作品，但作品的灵魂仍然来源于“人性”。人在创作中的灵感无法被机器替代，机器学习和生成速度无论多快也无法取代个体生命的体验和沉思。因此，传媒艺术创作的规律虽然被改写，但作为艺术核心驱动力的创新思维和审美意识却依然如故，驱动生成式作品创作的依旧是人的创意与情感，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传媒艺术学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学科内涵必须跳脱出对应业界岗位能力设置的定式，回归艺术本质，从艺术本体设置兼顾人才驾驭人工智能技术，理解人工智能语境，塑造人才艺术原始创造力的学科知识体系。其次，虽然人工智能技术在生成作品过程中也能触及艺术表现的情感层次，但艺术作品是否表达对人性的探索和向善的价值态度则是由碳基生命来主导的。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身心一如、自他圆融、天下大同的思想包含人类普遍的对真善美的追求，这为传媒艺术学科人才培养范式的转型提供了根本遵循。将中国文化精神、东方审美品格融入人工智能生成端口的人机协作过程，架起中华人文精神与大模型工具之间的桥梁，是当下传媒艺术学学科转型的基本路径。再次，生成式人工智能拥有涵盖广泛学

科知识的训练数据库，能够在短时间内为学生提供几乎所有学科领域的知识，这为传媒艺术学学科转型构建了基本情境，传媒艺术生态也将因此发生天翻地覆的变革，相关行业领域可通过技术手段进行突破和创新，但同时也面临艺术伦理和社会责任方面的危机。因此在传媒艺术学学科知识体系搭建上，创作的传统技能技巧将作为人才的基本素养融入通识教育，而相应的伦理、法规、社会责任等内容则应融入专业教育部分。未来传媒艺术的适用、可用、创新之才一方面必须把握时代脉搏，心怀国之大事，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能够以积极心态应对创新；另一方面应以审慎的态度把握技术和创造内容的关系，养成文化敏感性，确保人机协作的内容与形式符合公序良俗，体现人性温度和深刻的社会意义，使智能技术下的传媒艺术顺利实现向未来媒体艺术的转变。

五、结语

人工智能技术为传媒艺术学学科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通过深入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在传媒艺术中的应用及其对艺术创作、传播和审美的影响，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传媒艺术学学科的发展方向。时不我待，传媒艺术学学科需要在技术与艺术融合、跨学科研究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快速转身，通过推动学科体系的完善与进步，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培养面向未来的高层次传媒人才，提升中国理论在国际学术与行业领域的地位作贡献。

（注释略）

作者贾秀清系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若楠系中国传媒大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处助理研究员，2024级传媒艺术学博士研究生；买根系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数字媒体艺术专业2021级硕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参考：

GB/T7714-2015 贾秀清,王若楠,买根.传媒艺术学学科人工智能转型的趋势与路径研究[J].现代出版,2024(7):20-29.

CY/T121-2015 贾秀清、王若楠、买根:《传媒艺术学学科人工智能转型的趋势与路径研究》,《现代出版》2024年第7期,第20页至29页。

MLA 贾秀清,王若楠,买根."传媒艺术学学科人工智能转型的趋势与路径研究"现代出版.(7)2024:20-29.

APA 贾秀清,王若楠,买根.(2024).传媒艺术学学科人工智能转型的趋势与路径研究.现代出版,(7),20-29.

制作：王英丽

初审：唐颖 复审：曾白凌 张国涛 终审：张毓强